



矛枪折断时候

包哥廷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PDG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个四幕諷刺喜剧。剧情是写苏联科学界为了反对科学研究工作中的故步自封、保守主义和脱离生活而进行的一场大爭辯。

主人公柴巴科夫是一个坚持真理、反对保守、敢作敢为的青年科学工作者，他能以新的观点来研究生命起源的問題。某些因循守旧者对柴巴科夫的研究工作一再进行阻挠和反对，甚至在他的研究已经有了結果的时候，这些保守主义者还矢口否認摆在他们面前的鉄一般的事实，但在党的支持下，真理終于获得了胜利。

本剧也有力地譴責了个别一些混入苏联科学界的敗类，他們为了个人名利，不惜以卑劣手段进行欺世盗名的勾当。本剧又明确地指出：苏联科学是不断前进的，它与保守主义是不相容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造福，与帝国主义国家利用科学来毁灭人类是截然不同的。

人 物

菲利普·菲利波維奇·卡尔塔文——約六十岁

謝尔盖·莫节斯托維奇·沙文-穆洛姆斯基——看样子比卡尔塔文年
龄稍长

戈力果里·伊万諾維奇·罗巴乔夫——四十岁开外

瓦吉木·柯尔涅耶維奇·布列施科——三十到三十五岁

米哈依尔·洛吉奧諾維奇·柴巴科夫——三十到三十五岁

尼娜·尼古拉耶芙娜·齐尔斯卡娅——三十二、三岁

亚柯夫·彼得洛維奇·特留菲列夫——三十五岁

卓娅·柴斯諾柯娃——二十五岁

莉达·卡尔塔文娜——二十五岁

維克多利亞·弗拉基米洛夫娜·卡尔塔文娜——三十多岁

萊琪卡——約三十岁

索菲娅·杰奥尔吉耶夫娜·柴巴科娃——二十八、九岁

瑪格达琳娜·李沃夫娜——一位慈祥的老太太

柳芭——罗巴乔夫的女秘書

軍医中将——科学委员会主席

副部长

杰姆良斯基院士

科学委员会委員等数人，在学术會議上，他們有的发言，有的不发言。



第一幕

第一場

一所古老的住宅中，卡尔塔文的書房，房內擺着几件半旧的上等家俱。晚上。

卡尔塔文（在两个書橱之間走来走去，一面看書，一面自言自語地輕輕囁咕着。稍停）一个人喜欢自言自語，就是思想上缺乏自信的表现。

〔維克多利亞·弗拉基米洛夫娜上。

維克多利亞 菲利普，您叫我哪？

卡尔塔文 沒有，亲爱的，不过，您就在这儿陪我坐一会儿吧。現在我覺得，我休息得真舒服！已經津津有味地看書来了……哎呀，我的天！真把我給吓坏了，这位沙文-穆洛姆斯基教授写的可真不少！你瞧，四大本。簡直是一堆磚头嘛！不过，要讓我說句老实话呀，他扯的还是老一套。

維克多利亞 我討厭您那位沙文-穆洛姆斯基教授。

卡尔塔文（漫不經心地）为什么呢？

維克多利亞（更激烈地）因為他假裝是您的好朋友……您也不必反駁啦！我知道：又是什么總角之交呀，同窗之誼的，這都不過是拉攏感情罷了。他在利用您……總而言之，他是個陰謀家！

卡爾塔文 哎，維克多利亞，您這是什麼話！穆洛姆斯基教授會是陰謀家！並不是我抬杠，他是一位出色的組織者……

維克多利亞 為自己腰包打算的組織者！

卡爾塔文 親愛的，每逢年輕漂亮的女人對自己份外的事情發表尖刻的意見，我就覺得痛心。

維克多利亞 儘管您不喜歡這個，可是我敢斷定，您是個大傻瓜。

卡爾塔文（吃驚）維克多利亞！

維克多利亞 我就是不讓沙文利用您。總之……

卡爾塔文 “總之”怎麼樣？

維克多利亞 我早就不是孩子了。

卡爾塔文 不是孩子又怎麼樣？您這是什麼意思？

維克多利亞 意思就是要在自己丈夫的生活中起一定的作用。我對這個問題已經考慮過很久了。您明白我的意思沒有？

卡爾塔文（溫柔地）我明白，沒有一點有益的活動，您覺得很苦悶。應該擔任一點兒什麼社會工作。

① 蘇聯人習慣，夫妻相稱本來用“你”，但在老年人，或是在大學者們的家庭里，往往用“您”。——譯者注

維克多利亞 我的社会工作——就是您。我說的是正經話。

您別以為我打算做一位大學者的太太，做教授夫人，我才不在乎這個呢！希望過積極的生活，而且是過關係平等的生活。這一點您明白沒有？

卡爾塔文 我從來沒想到，我們會有不平等的關係。年齡上是有差別，可是僅因為這一點，就使我对您的愛情籠罩上一層陰影，不但籠罩了一層陰影，而且还折磨着……

維克多利亞（柔情地）別傷心，親愛的，一切都會好起來的。不過，我非常討厭這一點：您有您自己的活動範圍，而我又我的家務事。

（萊琪卡站在門口。）

萊琪卡 喂，維卡，食品店問咱們要什麼樣的白蘭地？

維克多利亞 什麼樣的，什麼樣的！你自己不知道嗎？要最好的！萊琪卡，你催催他們，不然，可要耽誤咱們用了。

萊琪卡 你放心吧，我知道。（隱去）

卡爾塔文 難道除了穆洛姆斯基以外，還有別的客人嗎？

維克多利亞 一個是布列施科。另外，就是老纏着咱們的那個老魔鬼——瑪格達琳娜·李沃夫娜。

卡爾塔文 布列施科？……維卡，我一想就能想到，您就是偏愛……

維克多利亞（直截了當地，粗魯地）那麼萊琪卡應該不應該出嫁呢？應該出嫁！

卡爾塔文（吃驚地）是萊琪卡？！就是萊薩·瑪爾蒂諾夫娜嗎？

維克多利亞 (挑畔地) 怎么啦? 瓦吉木跟我說过, 他梦想的
就是这样天真, 活潑, 而又不自負的姑娘。

卡尔塔文 不, 不对! 瓦吉木不会这样, 再說他还年輕……

維克多利亞 您看萊琪卡怎么样, 她是个丑八怪嗎?

卡尔塔文 我的习惯是, 从一个姑娘的名字上, 看到和她本人
不相称的东西。

維克多利亞 她过去的那段姻緣是不如意的……是个不幸的
錯誤……可是您总得帮我这个忙, 亲爱的菲利普。

卡尔塔文 維卡! 我能帮您想办法把她安插在穆洛姆斯基的
研究所里工作, 可是給她安排出嫁……

維克多利亞 (看見莉达站在門口) 真蠢! 我說的是什麼呀! 我
把一件主要的事情却忽略了! 我得換衣裳去啦。

(莉达走进来, 維克多利亞立即躲出去。)

莉达 我可以在你屋里呆一会儿嗎?……我悶得慌。

卡尔塔文 你們又吵嘴啦?

莉达 不是又吵, 而是經常吵。(溫柔而帶幽默地) 你不必叹气,
爸爸哈^①, 咱們俩永远是至死不渝的朋友。你是我唯一
的亲人! 你多么好, 多么慈祥啊。(严肃地) 不管出了什么
事情, 我也不会跟你吵嘴!

卡尔塔文 莉达琦卡, “爸爸哈”是帽子, 是那种又大又毛蓬蓬

① 俄語中爸爸的愛稱是“爸爸沙”(Папаша), 而“爸爸哈”(Папаша)則
是一種毛皮帽子的名稱, 莉达把“爸爸沙”改為“爸爸哈”, 含有戲謔之
意。——譯者注

的帽子。

莉达 是啊，可是你的头发胡子总是整整齐齐的，象个年轻人……你請了瓦吉木啦？他这个人很好！你喜欢他嗎？

卡尔塔文 是的。他是个滿有意思的小伙子。哪儿都去，到过很多地方，有点作为，有点創造。他是个生来能干，天資穎悟的坏家伙！而且是个神秘的小滑头……总之，我喜欢他。

莉达 那么，你看他算不算新人物呢？

卡尔塔文 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你是在沒有母愛的环境里长大的，加入过少先队，后来又进大学……那么你在我家里算不算新人物呢？我不知道。

莉达 这因为我是你的孩子。（撒嬌地）我的爸爸哈……真想看看你头发蓬松、胡子邋邋的样子。前一世紀的那些科学家不都是須发蓬松的嘛。

卡尔塔文 莉达琦卡，我可不是前一世紀的人啊。

〔沙文-穆洛姆斯基的声音：“可以进来嗎？”上。

沙文 菲利普！

〔二人拥抱，亲吻。

我的老宝贝哟！

〔莉达下。

一看不見你，我真悶得慌，我讓麻煩事儿給纏住了。站远点讓我看！小伙子！簡直象个驃騎兵啊！好极了！

卡尔塔文 謝尔盖·莫节斯托維奇，應該把寿命延长一些。再过一个星期就是五月——我就要到別墅去了。可是你却

想尽办法，使自己在這個最好的世界上少呆幾天。

沙文 最好的世界……見他的鬼，它是最好的！

卡尔塔文 不是嗎？當然嘍，如果你同時身兼一百二十份差事的話……

沙文（忧愁地）对，对，你说的对，我明白了！（亲密地，簡直是耳語地）可是，我已經习惯了，成了嗜好了。假如我放弃三、四个职銜，周圍的人馬上会咕咕喳喳地說：“沙文·穆洛姆斯基縮回去了。”

卡尔塔文 怎么会那样說呢？即使真是那样——你給他个滿不在乎好了。

沙文 菲利普，我只有跟你可以說实话。假使我摆脱掉許多职务……那会变成什么样子呢？那时候，对科学院就什么指望也沒有了。一提起这件事我就苦恼，不过因为你是我唯一的知己……

卡尔塔文（被感动）瞧，何必这么妄自菲薄呢……你最好談一談，究竟有什么不如意的事兒？

沙文 把我那个关于实验細菌学研究所的全部計劃，都給一笔勾銷了。

卡尔塔文 等一等，我有点搞不清楚。实验細菌学——这是你的主要工作嗎？

沙文 感謝我主基督！当然是了。

卡尔塔文 不用說，你已經抗議过和控訴过了。我就知道你那个无孔不入的劲儿。可是既然把全部計劃都一笔勾銷了，那也就没法办了。我明白，你已經把这个計劃帶到我

家来了。那你就把它拿出来吧。

沙文 你可真是个心明眼亮的家伙！（下）

卡尔塔文（自言自語）聪明，有学问，可就是滿脑門儿上写的都是“昨天”。

（沙文-穆洛姆斯基回来了。手里提着一只有旅行箱大小的黄色公事皮包。

卡尔塔文（看到他的大皮包）我的天呀，你饒了我吧！你臉皮也太厚了。

沙文 我們給報酬啊。

卡尔塔文 問題不在这儿。这样一来，我自己的工作可就全耽誤了。

沙文 你只要給出一些主意，提一些帶指導性的意見和問題就……

卡尔塔文（一边傾听屋外的動靜）最好……先把它藏得远一点。你真叫我为难啊，謝尔盖！当然，你是不管研究生的事情的，不过，你也許知道，莉达在你們那里有些进益沒有？

沙文 这些青年人讓我更痛心，不管怎么說，我們也受过点切实得多的訓練吧。可是，我們那儿另外有一位同志，他在科学界还没呆上两天半呢，您看見沒有，他就想要撼动科学的基础了……不过，如果把那些凡是四十多岁的人都升为院士……

（維克多利亞·弗拉基米洛夫娜上。

維克多利亞（拿腔作調地）您好啊，莫节斯托·謝尔盖耶維

奇！您又談論上院士啦？它們簡直不讓您睡覺啊。

沙文（吻她的手）不過，您為什麼把我的父稱變成我的本名，把我的本名變成父稱呢？^①

維克多利亞 真的嗎？請您原諒，我可不是有意得罪您呀。

沙文 把我的父稱和本名換一下那算什麼得罪啊？不算什麼。我順便說一句，要是按照象片來判斷，我等不到晚年就會變得很象我父親了。

維克多利亞 那您不害怕嗎？

沙文 那為什麼要害怕呢？

維克多利亞 在活着的時候就已經感覺自己是老祖先了。

沙文 維卡，您可真了不起，由於我對您的敬愛，使我不忍對惡毒的挖苦進行不愉快的報復。

維克多利亞 難道這是惡毒的嗎？我倒不理會。那就請您再原諒一次吧。謝爾蓋·莫節斯托維奇，我請求您現在就告訴菲利普，您滿意我的萊琪卡嗎？

沙文 萬分滿意！

維克多利亞（對丈夫）您聽見了嗎？

〔萊琪卡站在門口。〕

萊琪卡 維卡，來了一個老太婆。她要幹什麼呀？

維克多利亞 萊琪卡，別說啦，這是瑪格達琳娜·李沃夫娜。菲利普，您快迎接去吧。

① 按蘇聯人習慣，稱呼對方的本名和父稱是表示尊敬。這裡維克多利亞故意將沙文的本名改成他的父稱，把父稱改成本名，等於說他父親變成他兒子了。——譯者注

〔萊琪卡下。〕

卡尔塔文（故意大声地）啊，我們敬爱的瑪格达琳娜·李沃夫娜在哪儿呢？（下）

維克多利亞 我的菲利普多么不自由啊。这个老太婆論起来是他前妻的堂妹。这些人一来，就要占去他的時間，也不懂得我丈夫的時間都是属于国家的。

沙文 您的理解可真深刻，維克多利亞·弗拉基米洛夫娜。

〔瑪格达琳娜·李沃夫娜、卡尔塔文和莉达同上。〕

瑪格达琳娜 您好，謝尔盖·莫节斯托維奇！很久沒看見您了，可是又象一个鐘头以前才見過：您还是那付滿面忧愁、不太滿意的样子。（向維克多利亞）可是您呢，我亲爱的，現在正是年到三十一枝花的岁数啊。哎呀，宝贝，您可別錯過好时光，赶紧給自己定画一張肖象吧。不过，請您告訴我，剛才招呼我进来的那位是什么人呀？說話那么特別……

維克多利亞 是我的堂妹。

瑪格达琳娜 哦，她就是結了婚……后来又离婚的那个吧？……她的事儿您跟我說過。很好。（挨着莉达坐下）你过得怎么样啊，我的孩子？你变了样儿啦。

莉达 謝謝，我过得很好。

瑪格达琳娜 可是，你并没有什么好轉……还是这么无精打彩的样子，你不用分辯了！我全瞧得出来。

〔萊琪卡和布列施科同上。〕

維克多利亞（高兴地）我听见仿佛有人在飯厅里噉噉咕咕的

嘛……你們两个坏东西在那儿干什么来着？

布列施科（向在座各人打招呼）您又不是光拿上等白兰地摆样子的。莱琪卡是因为流行性感胃要吃药片，所以才喝了一点，我呢——是一个品酒家。酒真有劲儿！

維克多利亞（惊駭地）萊薩！这可不行。瓦吉木奇克，真不应该把个女人灌醉了，你可真不害羞。

萊琪卡 一点儿也不关瓦吉木奇克的事儿。是菲利普·菲利波維奇給我出的主意。

維克多利亞 真的只喝了一口嗎？（稍停）哎，瓦吉木奇克！……

布列施科 請您別叫我瓦吉木奇克了。我讨厌这种称呼。

維克多利亞 真是粗野沒礼貌的人！

卡尔塔文 維卡，饒了他吧。坐下吧，布列施科，你报告报告，你刚才到过什么地方，看見过什么事情，可是別胡謔。

布列施科（非常愿意地）我很高兴……院士，正当您坐在家里，坐在自己华丽的書桌旁边，正在舒舒服服、安安靜靜地休息着的时候。可是，您那种杆菌学，也許現在已往前进了一百年啦。

卡尔塔文 怎么会前进得这么快呢？

布列施科 詳細情形我可不知道——我不是个专家。可是，我現在記得很清楚，就如同看完一出少有的好戏一样。半个小时以前，我才离开那几位大科学家的科学會議，他們所研究的学科跟您研究的很相近……

卡尔塔文 有意思……你怎么会跑到那儿去的？

布列施科 我到城外那个旧公园去看一个朋友，公园里那个

研究所就由我这位朋友领导着。这个人是罗巴乔夫教授。

大概您認識吧？

卡尔塔文 当然認識了！他是我的一個學生。是個嚴肅的人，有學問的科學家。後來怎麼樣了？

布列施科 這時候我看到，在教授會議上，有一個從來沒聽說過的人正在發言，這個人很大膽，而且氣概非凡。是個南方人。姓柴巴科夫。我真興奮極了。我喜歡這種人！他所講的都是從來沒聽說過的事情。可是那些象您一樣的大學者們，却都難過得臉上發抖，好象火烤着他們一樣。

沙文（發怒地）我們知道，您專喜歡譏諷人。那麼，這個從來沒聽說過的大膽人物，他是個什麼人呢？

布列施科 他是個副博士，生物化學家，研究所的研究員。

萊琪卡 我還以為你們談談舊公園就得了，可是一下子又跑到科學上去了。不能說點輕鬆些的事兒嗎？

布列施科（對萊琪卡，柔聲地）那我就非常簡短地回答一下教授的問題吧。您允許嗎？

萊琪卡 但是，請您講得輕鬆一點。可以嗎？

布列施科 可以，可以。您瞧，這裡坐着兩位德高望重的大科學家。可是在莫斯科近郊的某一間小實驗室裡，却有一個默默無聞的副博士正在工作着。看，這所房子——又安寧又清靜，又好。但是，如果這位副博士不是神經病的話，那麼這所房子里，也許要變得不安寧，不好了。

〔大家沉默了一會兒。〕

卡尔塔文 真是一個迷惑人的傢伙！為什麼我們這裡要變得

不好呢？

布列施科 安靜是應該享受的，我不反對，不過，安靜是一種近于零的狀態……

沙文 我請問您，他在那里從事的是什麼工作呢？

布列施科（挑畔地）他研究的是生命範圍以外的工作，在非生物與生物的交界上……

維克多利亞 瓦吉木，我可不要聽這種生呀，死呀，坟墓的事兒。

布列施科 恰恰相反，所談論的問題是：認識生命的範圍擴大了。假如，直到目前為止，大家都認為細胞是生命有機體的一切因素的起源，而非生物界則是漆黑一片，是個不可知的世界，那現在卻可以證明：即使在非生物界也有生命在沸騰。（响亮地，譏諷地）科學家先生，就連你們認為僅僅是毒質的那種病毒，也是一種生物，它能夠發展成在開水里也能生存的細菌。（忽然大笑起來）他們馬上就要來壓制我了。

沙文 不至于壓制……這類話我們聽過不止一次了，結果不過都是聳人聽聞，胡說八道。

卡爾塔文 瓦吉木，你是物理學家，所以不明白，在我們的細菌學方面一切早就作完了。在你們物理學家面前有光明的未來。可是我們的細菌學，已經是上百年的科學了。所以，無論用什麼魔法也不能使之改變了。那些話都是瞎胡扯！

沙文 可惜，沒把這些騙人的傢伙都逮起來。你們瞧瞧，大家

还在科学會議上听他的講話呢！

布列施科 可是假如我要告訴你們，这段消息是我和罗巴乔夫在一本可靠的科学刊物上看到的呢？

卡尔塔文 那就使人迷惑了。

沙文 不过，您也不必試探我們和迷惑我們了。总而言之，可靠的科学根据是一回事，一个副博士，又是一回事。

布列施科 我一切都清楚了，亲爱的教授。对这个問題我不想再多講了。

萊琪卡（忽然）等一等，同志們，这件事倒叫我很关心。我得了一种病毒性的感冒。据說是能够致人死命的，我害这种病整整一个月了，这么說，这种病毒，真是不得了的鬼东西嗎？

布列施科 請您問菲利普·菲利波維奇吧。他是細菌学家。

萊琪卡（随口而出）咳！……問他們什么呀！他們什么也不懂。

維克多利亞 萊琪卡，你最好別說話了。

萊琪卡 我嗎？（笑了起来）沒有的話，正相反，我現在很想說說。来，讓我好好地，平心靜气地說說。（尖刻地）怎么样？病毒型流行性感冒你們能不能治？哦，你們不能治。这就是說，你們連一个子儿也不值了。

瑪格达琳娜（柔声地，对萊琪卡）我亲爱的，这話可太过份了。

虽然听着动人，可是太过份了。

萊琪卡 什么？……（向維克多利亞）她說什么？

維克多利亞 我們的瑪格达琳娜·李沃夫娜很喜欢你。

萊琪卡 胡說！老太太們都不喜欢我……